

[编者按]

2020年12月28日，惠东县平海镇平海社区东市街在修建路面时，发现了一口古井，井口呈六角形，砖石堆砌整齐精致，十分罕见。当地文史专家考究后，确定该井挖建于清代，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

史。清乾隆年间，家财显赫的大药材商何氏在住宅后院挖建了两口精美的私井。时移世易，这口私井一度湮没于时代变迁中。

据《平海镇志》记载，平海古城商贸鼎盛期长达150多年。明

清时期，在平海经商的同乡或同业商人纷纷兴建会馆，交换信息、抱团发展。到了清代，平海三大商会之一的广行会馆盛极一时，商会馆的建筑遗址距离六角古井仅一步之遥，这绝非偶然。相关

史料显示，药材富商何氏极有可能是广行会馆的成员。

广东有三大知名商会在平海设立了商会馆，可见昔日古城商贸的繁盛，而如今，仅广行会馆遗迹尚存了。（陈丽媛）

惠东发现一口六角古井，揭开一段尘封的清代历史——

作者/汪洁

平海古城百年会馆遗址再现昔日商贾云集盛况

会馆是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凡商业繁盛之区，商旅辐辏之地，必设有会馆。明清时期的会馆，祭祀神祇与联乡情谊两种功能是合一的，会馆里大多设立祭祀殿堂，供奉神祇。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二十四年（1685年），平海设分口岸，正式与国外通商，成为归善县商贸集散地。自此，平海的商贸活动日益繁盛，汇聚了各地商贾，同乡的商人群体开始创建同乡商业会馆，平海已考证存在的会馆有广行会馆、潮州会馆、梅州会馆，均创建于清代。

广行会馆位于平海社区上中村东市街，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广府商人集资创建，是平海目前唯一留存的一座会馆遗址。

广府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广州府属下的珠江三角洲各县市的商人，他们创建的商会组织闻名遐迩。广行会馆坐北向南，砖木结构，三进三开间建筑，通面阔9米，通进深27米。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结构，布瓦硬山顶，绿琉璃瓦剪边，正脊陶塑博瓦鳌鱼瑞兽，前后檐廊木构架上均饰有精美木雕彩绘瑞兽和花卉图案。

据东市街居民回忆，广行会馆二进厅正中塑有一尊右手执青龙刀、左手捋须的关圣全身塑像，像旁有一通大鼓，新中国成立初期，塑像与鼓尚存，后毁掉。2017年12月，在广行会馆内发现两通碑刻。一通为《聚星会馆碑志》，一通为《重修广行会馆志》。《聚星会馆碑志》系现石所刻，碑额字体较大，依稀可见横排“聚星会馆碑志”字样，正文左边竖排小字只剩“乾隆二十一年（癸未年）李稳吉旦”字样。

《重修广行会馆志》碑高108厘米、宽59厘米，碑额横排7字，正文竖排750字，共757字，刻于道光元年（1821年）。

据《重修广行会馆志》各店助金芳名开列碑文考证，广行会馆涉及商贸领域繁多。



广行会馆遗址

历经重修
广府商人越聚越多，聚星会馆扩容更名

根据《聚星会馆碑志》和《重修广行会馆志》考证，广行会馆的前身是聚星会馆。聚星会馆由袁翼云等人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重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扩建；并更名为广行会馆，道光元年（1821年）再次重修。

平海分口岸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聚星会馆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此可见，从朝廷设立平海分口岸至广府商人创建聚星会馆这22年里，陆续聚集到平海经商的广府商人已有一定规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也就是82年后，聚星会馆扩建并更名，说明“一栋数椽，规为不过粗就”的聚星会馆，已无法与高速发展的平海商贸活动同步，所以必须扩建，以容纳更多广府新商人加入。

从碑文所载的扩建规模，广府商人在这82年之间，经近3代人的勤奋拼搏，乘平海的经贸发展浪潮，已积蓄了雄厚的资金并鼎立于平海。自创建聚星会馆始，广府商人就制定了严格的专业章程及乡规，并供奉关帝以凝聚乡人的义气与力量。

道光元年（1821年），广行会馆遭风雨破坏，广府商人能够立刻动用近年来的积蓄资金，并迅速发动捐款修缮，可见广府商人的团结以及在平海的商业网络之发达。

满清入关建立的清王朝，继续沿袭了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但其目的性与此前有所不同。满清实施海禁，主要针对的是危及政权安危的国威，尤其是郑成功的海上力量。即便是在康熙统一台湾后，海禁政策应对的仍是“反清复明”的沿海势力。

清王朝的海禁与明王朝不同，民间和官方的中西往来被“一刀切”斩断，只在一定的时期，保留了有限的对外窗口（如乾隆时期关闭了江、浙、闽等通海贸易，只保留粤海关一通商）。

清王朝的海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明王朝，不仅影响了商贸发展，也影响了中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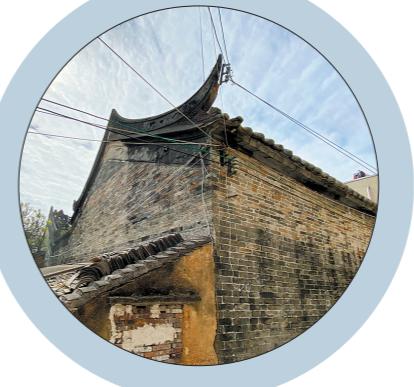
化交流，使得中国成了闭关锁国的东方孤岛。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运动后，综合实力获得迅猛发展，而中国则愚昧落后、停滞不前，还因闭目塞听而虚骄自大，独自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了“东方睡狮”。

1840年之后，发展壮大的西方列强武装前来，用坚船利炮野蛮地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中国有识之士猛然惊醒，惊呼中华民族已陷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千年未有之强敌”。随着一败再败的战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不过，古井也会有裂隙；有裂隙就会有光照进来。在明清王朝的海禁惯例中，还有如“隆庆开关”“康熙开海”等开放期，这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尤其是



广行会馆建筑局部



广行会馆遗址屋顶横木上刻有重修年份

昔日盛况
广东四大商帮，有三个在此成立过商会

潮州会馆位于平海城内古潮州街上，现为平海社区今西元村石盘街，由清代刘氏家族创建，现会馆遗址已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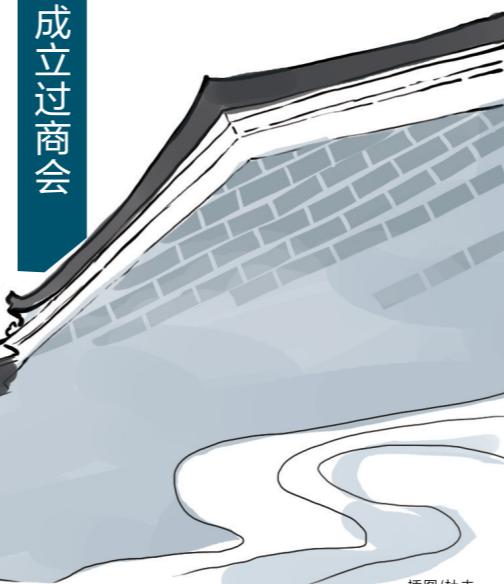
潮州商人，是指明清时期籍贯为潮州府、操潮州话语系的商人。史料显示，其商会组织成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后，涉及的商贸领域主要是海上贸易。

据增修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平海城《刘氏族谱（序）》记载，刘氏家族于雍正六年（1728年）迁居平海。据刘氏家族后人所述，其祖先迁居平海初期，居住在葫角村一间破烂的小屋里，大哥挑担走街串巷卖小百货，二哥三哥在码头当搬运工，姑嫂持家，数年后才开始跟随族人经营海运生意。

从族谱可以看出刘氏家庭当时的处境，从潮州迁到海丰时是寄居，从海丰迁到平海的原因是“国家储未裕”，族谱所载与刘氏家族后人所述可相互印证。

刘氏家族的三座大屋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共2000多平方米，具备“驷马拖车”格局，建造这一屋宇必须有大量资金。以潮州人勤俭创业的精神，不太可能在未创建潮州会馆、潮州街，以及海防贸易进入正常轨道的前提下，把资金投入到建设屋宇中求安逸。由此推断，潮州会馆应创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前后。

广府、潮州、梅州（客家）、海南商帮，在明清时期被列入广东四大商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后，广府、潮州、梅州三大商帮均在平海成立商会，足见平海当时已是繁华的商贸集散枢纽之区。



插图/杜卉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平海镇挖出“最美古井”

距广行会馆仅一箭之遥

2020年末，平海镇东市街在修建路面时，发掘出一口古井，引起多方关注。该井呈六角形，用料讲究，做工精美，形制独特，被当地居民誉为“平海最美古井”。据平海镇平海社区党委书记汪洁介绍，从井的形制和有关史料考证得知，此六角古井挖建于清乾隆年间，由药材富商何氏挖建。

六角古井坐落于旧时平海古城商贸最繁盛的街区，离当时赫赫有名的广行会馆遗址仅数十步远，并与纵横交错的老商贸街相通，将平海古城作为明清时期繁盛的商埠重地的历史娓娓道来。

走访：井旁老旧会馆仍见昔日繁华

记者随汪洁来到平海镇平海社区东市街看到，六角古井位于街道中央。街道路面作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来往行人想凑上去一睹古井风采。

一名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这口井很漂亮，可以说是平海最美的古井。”

“看过这么多古井，也没看见过这么精致的古井，石砖砌整齐精美，形制独特有韵味。”汪洁指着六角古井感慨。

平海古城历史悠久，迄今已发现了不少古井，城内的“七星井”更是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打卡，但从形制和外观来看，都比不上这口六角古井。

离开古井沿熙攘的东市街前行数十步，便来到广行会馆遗址。数百年世事变迁，时光褪去了广行会馆昔日的华丽，墙体和砖木上写满斑驳与沧桑，部分区域年久失修已成危房。走进会馆，“通面阔9米，进深27米”的三进三开间建筑格局，让人感觉十分气派；从残存的精美木雕和彩绘，也可看出昔日会馆的豪华。

广行会馆坐落于平海古商贸区域最繁华的地段，直通多条古商业街。清代，商铺从东门村一直向今上中村、西元村、葫角村延伸，达数公里。记者在街巷看到，不少铺面有古色古香的清代木门，多家铺面仍保留着打铁匠劳作时使用的石台。

汪洁介绍，此前，他在会馆遗址内发现两通碑刻，并从中解读出广行会馆原名为聚星会馆，由广府商人集资创建，随着商会愈发壮大，会馆经多次重修扩建并最终更名为广行会馆。



溯源：古井曾是清代大药材商私井

据《平海镇志》记载，明清时期，平海在“盐引”“商屯”的驱动下，商贸活跃，集市兴盛。随着平海口岸开放经商，各地商贾涌入，并以同乡同业为纽带成立商会组织，广行会馆是当时平海有名的三大商会之一。

据居住在东市街附近的老人回忆，此六角古井所在位置原是一名清代富商住宅，原来有两口，另一口井如今已被覆盖在现代民房之下。

综合相关史料和口述资料可知，该井由清代大药材商何氏挖建，位于其住宅后院作私井使用。何氏经营的药材商铺名为“仁寿堂”，在当时十分有名，主要从事香港等地购入药材类商品，再通过批发零售销往广东各地。

“古代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财力挖建私井，而该井从形制到用料，都远优于一般私井，这反映出何氏商人境显赫，财力雄厚。”汪洁说，何氏原籍东莞，其宅邸距离当时的广行会馆仅数十步远。查阅广行会馆重修芳名，东莞籍何氏赫然在列。

“很明显，药材商何氏是广行会馆的成员之一，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明清时期平海古城商贸活跃，富商云集的历史事实。”汪洁总结道。

保护：广行会馆遗址或建为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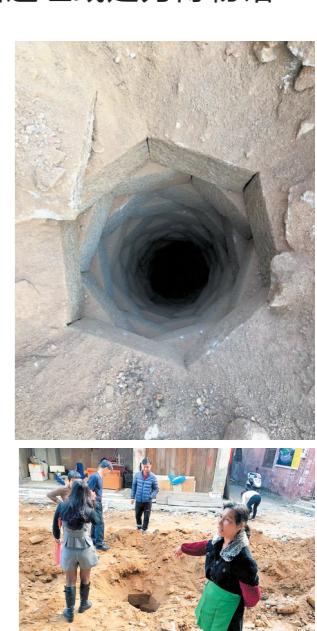
随着六角古井复现，各界的目光开始落在古井和广行会馆遗址的保护利用上。平海镇党委书记方洪军表示，对六角古井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与此同时，不少惠州本地的文史专家呼吁，应从罕见的六角古井着手，将承载平海商贸盛历史的遗址文物保护利用起来。

“发现六角古井后，惠东县博物馆也派人前来考察，目前计划修复加高井口边缘，设置围栏并挂牌。”汪洁说。

不过，六角古井位于东市道路中央，修建保护围栏是否会影响通行？汪洁回应称，老城街道窄小，基本没有轿车开进来，而村民出行多以步行和摩托车为主，不影响通行。

六角古井旁边有一家小卖部，店主表示支持保护利用古井。他认为，这口井很特别，今后若名气大了，有望带动东市街一带的客流量。一名住在附近的居民则提出，古井是村民自发筹资修路时发现的，希望相关部门通过古井关注到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并给予更多资源支持。

对于广行会馆遗址，记者获悉，平海镇政府正规划将其修建为博物馆。



平海镇东市街发现一口形制独特的六角古井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禁海”与近代“千年大变局”

历史是延续的，并且有一定惯性。旧例沿袭总易于改革创新，后继者在施政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着前人的做法，以换取低成本的安定。所以一个政策与制度一旦施行，往往波及很广，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不是启动者所能想象的，更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朱元璋开创的大明帝国击败蒙古铁骑后，为安定局面，启动了一系列革新举措。一方面，为防范逃往大漠深处的蒙古势力，在北方设置了“九边”军镇。后来发动靖难之役夺位成了永乐皇帝的燕王朱棣，就是镇守北方边镇的王子。同时，元末明初东南海疆走私猖獗，且海盗与倭寇勾结，沿海官民都不得安宁。为稳定军心，朱元璋派兵压境剿寇，并下令滨海居民不得出海，开启了最初的“海禁”政策。为此他还在东南沿海修筑几

十个防御工事，如海防卫城（所城）、烟墩、炮台等，有的卫所驻扎1000士兵，就叫千户所；有的驻扎100士兵，就叫百户所。惠东的平海古城、深圳的大鹏所城等，都是留存至今的明清海防卫城。

至少在当时，海禁政策为安定初建的明王朝政权是有利的。至于后来之清王朝所沿袭，这不是朱元璋所能控制的；且由此带来的利与弊，他也是无奈的。明王朝施行海禁政策，其目的就是为对抗倭寇等海外势力，安定东南海疆。至于是否影响了商业与民间海上贸易，这不是朱元璋和他的继任者们关心的。毕竟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土地和人口才是税收之源和王朝稳定的基石。

清王朝的海禁与明王朝不同，民间和官方的中西往来被“一刀切”斩断，只在一定的时期，保留了有限的对外窗口（如乾隆时期关闭了江、浙、闽等通海贸易，只保留粤海关一通商）。清王朝的海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明王朝，不仅影响了商贸发展，也影响了中西文

化交流，使得中国成了闭关锁国的东方孤岛。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运动后，综合实力获得迅猛发展，而中国则愚昧落后、停滞不前，还因闭目塞听而虚骄自大，独自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成了“东方睡狮”。

1840年之后，发展壮大的西方列强武装前来，用坚船利炮野蛮地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中国有识之士猛然惊醒，惊呼中华民族已陷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千年未有之强敌”。随着一败再败的战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不过，古井也会有裂隙；有裂隙就会有光照进来。在明清王朝的海禁惯例中，还有如“隆庆开关”“康熙开海”等开放期，这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尤其是

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业重镇，在那些时期曾经繁盛一时。

封闭，有时是因为眼前的危机，需要暂避求稳；有时则是龟缩一隅、苟延残喘。前者是策略性的，一时而已，稳固后求发展；后者则是无奈的、故步自封的，是不自信的逃避心态作祟。然而总的来说，封闭就意味着保守，问题不会在封闭中自动化解，相反会陈陈相因，越来越难解决，最终造成全局性的危机，甚至是解体、崩溃。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近代中国发展停滞、愚昧落后，这是“千年大变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历史教训。走出近代的屈辱，如今的华夏子孙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闭保守的危害，要国富民强，就要开放、要发展，要面向大海、融入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